



舊本夢溪筆談上

瓶生收藏

夢溪筆談卷第一

原野

沈括存中

故事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

同

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

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明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

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
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
已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
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
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
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
子窻格上有火燃處 太宗嘗夜幸玉堂
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
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
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

主多居大明官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
官西內具負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國
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
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
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
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
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叅罷復分立百官班
退乃出叅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
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階乘馬之類
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

士曰因事論列今則遂為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鞞靴有鞞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鞞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濡帶衣所垂蹠蹠蓋欲佩帶弓劍扮悅箒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蹠蹠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蹠蹠如馬之鞞根即今之帶銜也天子必以三環為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為孔

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額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額下兩帶遂為虛設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

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堂語詔旨，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自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

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階上。百官拜于階下而不

舞蹈此亦龍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号
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
廳至有抵徹前人行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
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
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
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
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
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

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鈔蓄蓋用之
有素矣

予爲廊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
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廊延
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
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
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
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
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
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
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轉都監同簽書而
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
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
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
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
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
密厨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
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
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
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
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

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人
悉以黃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
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
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
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
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
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
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
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
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
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擅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擅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丈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

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弥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弥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

為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始
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
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
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
五~~處~~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
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
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官
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
人之選八人 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
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

又有衡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
者為之 上御後殿則執槲東西對立于
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
宰相劉句右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
官劉句右伏以劉句右經國才高正君志切
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
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
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
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
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

宰臣劉句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相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

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句右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夢溪筆談卷第二

故事二

沈括存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勅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間有叙學士者然不爲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

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 祖宗
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
宮教授刀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
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
未測其意荅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
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
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
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
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
自初除小將軍九七遷則為節度使遂為
定制諸宗子以千緡謝約約辭不敢受予
與刀親舊刀嘗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
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
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
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
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
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
朝服乘馬以黶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
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
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
筆物 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

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驩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 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眺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外廳事則有衙吏前導

告喝 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閹吏以挺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

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
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
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
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
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
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
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
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
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
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

備闕文

賜功臣号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
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本朝唯以賜
將相熙寧中因上 皇帝尊号宰相率同
列而請三四 上終不允曰徽号正如卿
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
請止功臣号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
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第三

辯證一

沈括存中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

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峽湖湘及南

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也薩音桑葛反縛無可反訶從去声

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觴臬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窓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窓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

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窓隙觴臬響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觴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

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

光聚為一點大如府菽着物則火發此則響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為然

人亦如是中間不為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則以已為物以物為已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酉陽雜俎

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
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
過而干陽也

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勅而
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
遠孫一事尤為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襄
五月遠曾總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
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
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
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
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
為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

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
以五為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
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昆弟父
母族曾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為之
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
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似之德考其年歲
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
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
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謏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謏門曲
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謏別也東京

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
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瀨上有漳水鄆
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
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
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
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為漳章者文也別
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
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瀨上即
漳湏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鄆郡即西江
合流亳漳即漳渦合流雲夢即漳鄆合流
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螬數十里

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
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
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如
聘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
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
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
當於合處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
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
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
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

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又其北有堯稍漘音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涵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涵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子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蚩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溢河之目人多不曉溢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馳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溢字書亦作溼蒲濫反按古文溼深泥也術書有溢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

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
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
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曾得
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
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
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芷今白芷
是也

祭禮有腥燂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燂備太古中
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
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
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燂所以爲
智又一說腥燂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

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燂此雖出於
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
致詰

世以玄爲淺黑色璜爲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
黑色鷲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
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
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璜赭色也毳衣
如璜暗稷之璜色者謂之糜糜字音門以
詩有糜有世今秦糜色在朱黃之間似乎
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
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璜色名也而從玉
以其赭而澤故以諭之也猶鶉以色名而

從鳥以鳥色諭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且黑與常鐵迥異

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茨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鞞者疑古人為鞞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草以予觀之此正所謂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茅者音此文相近之誤也

子家有閩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

書皆以字爲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玄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真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正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

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微閣前植紫微花用唐故事也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醜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耶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

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
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
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
之下膈踈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
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
此意

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
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
東雷西雷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
其生者之處奧也即主祐而求之所以西

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

面此堂上之祭也

戶西謂之宸設宸于此
左戶右牖戶牖之間謂

之宸坐于戶西
即當宸而坐也

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

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

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

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

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

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

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

渥云窻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

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群
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即
此物也

蒲蘆說者以為螺贏疑不然蒲蘆即蒲葦耳故
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蘆也人
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
所無事也

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
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
當今十三兩之一斤當四兩今六銖半為升
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
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
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
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
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
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
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
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
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
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
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
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
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舊

名未曾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爲揚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璵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即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

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卷第三

夢溪筆談卷第四

辯證

沈括存中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澹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滌潢潢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

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潴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三

疎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疎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按疎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疎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疎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疎名之極為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為沐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為實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既

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錯令以桂屑布甑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

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

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
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
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
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
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
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
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
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
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
武王右秉白旌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

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
用後爲荀勳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
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
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
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
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塔
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
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

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稱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鑄爲鑿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部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索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之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 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

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又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夢溪筆談卷第四



阿

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為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角也函鍾為宮則太簇徵聲也樂有用太簇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徵也黃鍾為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為羽也

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鬼也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

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簇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

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為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

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

宗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

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叙也故以之

求人鬼

世樂之叙用此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樂之叙也何以知宮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太簇又次應鍾最長太簇又次其叙也圓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為先

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水用越金不木火土水相次者
天地之叙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叙木生
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叙
天地之叙也何以不知其角為先其次徵又
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叙知之也函鍾又
長太蕤次長圓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
此其叙也最短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氣始于
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
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蕤
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於
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
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
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天

之氣始於十一月至于正月萬物萌動地
功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蕤為角
天以太蕤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
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姑
洗為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
呂以為羽圓丘樂雖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
函鍾為宮而曰黃鍾乃奏太蕤之樂始於地祇蕤也
天地均分樂止是地二樂黃鍾均耳以黃鍾為
宮太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均方澤樂三而
已唯蕤鍾一商姑洗為均內林鍾均功畢于澤樂三而
則宮聲自合在徵之用後鍾均前正當用夾
均也樂之全體非以十正均之類也故蕤正
自黃鍾為宮則皆以正聲均之無有忽微他
律雖當其正月其均起十和一應月之終律有八月積忽
徵不得其正其均起十和一應月之終律有八月積忽

有一歲之徵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巳古樂
謂之宮南呂徵調為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變
各異善謂商皆以呂本黃鍾為主而巳變為此天地
相與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
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
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鬼稍出于東方也全
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
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
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於十一月
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鬼道無
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
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

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于黃鍾終于
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為叙則始于宮聲自
當以黃鍾為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
洗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宮聲當在太蔟
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為宮
也地祇始于太蔟終于南呂以木火土金
水為叙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
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為宮
也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
自然合用也
天體言之也
地道言之也
黃鍾無異名人道也
函鍾者以此三
律為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鍾六
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

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
 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畫自辰寅以往常在
 在故謂之卯夾昏明之交當其林鍾再畫夜夾
 太簇三變南呂四變夷則九變夾鍾函鍾變
 一變賁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夾鍾函鍾變
 應鍾五變太簇再變為南呂七變夷則洗四變
 夾鍾也鍾國鍾宮一變為無射再變為夷則洗四變
 宮至太簇清宮為四變合至林鍾為中呂無清
 呂無清宮直至大呂清宮五變合至南呂合南
 至夷則夷則無清宮直至大呂清宮五變合至南呂合南
 變也十律則無清宮大呂至夾鍾清宮六律有
 鍾八律皆無清宮但處位而巳應此皆天
 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蓋不深索之
 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
 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為序

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
 為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
 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夾鍾林鍾應鍾與呂常
 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
 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為陽紀寅午戌亥
 卯未為陰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
 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
 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
 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
 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八

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入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

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大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隣

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
言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
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
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
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
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
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
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
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
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
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

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
可知也

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
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
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
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
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
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

炎或作盛

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

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
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建昌
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

序引歌窺嗷哨催擲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義手管也 太宗皇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廊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

墮嶺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揔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根勿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

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砢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

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

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

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

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六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唯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

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
隋亂樂箎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
之聞訇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
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
四具以補樂箎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
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
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
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
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真
必嘗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旣云
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

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
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
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
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
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
其是晉某年所造旣淪陷在地中豈暇復
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
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
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
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
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

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
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
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
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楹上有
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
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
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
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
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
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
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
後之為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
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
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
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
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
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
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
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
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

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
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
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
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
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
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
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

其所不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
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
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
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
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
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
鬬宜申爲商公泂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
宮下見之泂漢至于夏口然後沂江則郢
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
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
文王遷郢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
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

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
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
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
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
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
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
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
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
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
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始於乾而終于坤
納音始於金坤乾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

八生子此漢志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

先伸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

也甲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大呂

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

壬申同位娶癸酉

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

庚辰

同位娶辛巳中呂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

戊子娶己丑大呂生

丙申娶丁酉南呂生甲

辰火之季姑洗甲辰娶乙巳中呂生壬子

木之仲黃鍾左行傳于東方木終如是左行至

左行傳于東方木終如是左行至

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
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
終于癸亥謂裝賓娶林鍾之類至于巳為陽故
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
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
叙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律相反所以分為一也

今太常鍾鐻皆於甬本為細謂之旋蟲側垂之
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
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
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

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
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
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
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
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
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以蟲而可旋疑所謂
旋蟲以今之鍾鐻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
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
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
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
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
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不動

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
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燧此
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子群
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
戲毬山陽蔡繩為之傳叙其事甚詳有拋
毬曲十餘闕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闕侍燕
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
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
王舞袖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
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
陵母丘儉董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
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
自是曲名也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
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
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
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
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
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
笛安可為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
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蕭外透裁
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

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之工不假繁猥所
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
禮笙師掌教箎遂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
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
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
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
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
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
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
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
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遂乃今

時所吹五空竹遂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
遂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
三禮圖畫遂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
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子曾
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
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真畜一張越琴
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
智和有一琴瑟瑟微碧紋石爲軀制度音
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
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
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

欲輕髮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滿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

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爲吳音

夢溪筆談卷第五

溪筆談卷第六

樂律二

沈括存中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
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
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
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
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
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
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
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
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

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商上
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
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
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
之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
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
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
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
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
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
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

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
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
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
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
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
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
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
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
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
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

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簾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簾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簾有大呂之簾其他樂

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

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
及此

夢溪筆談卷第六

